落水記

·正興館主·

在我們一班之中，最用功的同學，並且也是最規矩的同學，就要算到洪木頭了。洪木頭原名一個蓋字，木頭兩個字是我們替他加贈的「諧號」，那不過與他爲人有關係；至於與他的名字，則適得其反，他的名字中含有那末多的水，而他的人却一點也不像水那樣的活潑好動。

不過洪木頭的爸爸爲他取這個名字，或許有點「未卜先知」的預兆，當然絕非我們所可想像得到的，他的命中大概缺水，可是水一旦多了，說不定因此而落水，他落了水，我們贈他的蒲號木頭，也就不適用了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們一班裏吵客固多，女同學也多；計開「四大名旦」四位；「東窗西施」一位（坐在東邊窗下的）「頭牌美人」三位（第一排座位上的）；其餘「阿桂姐」之流八位，共計一十六位之多，估全班人數三分之一強。有了這許多女人，外加吵客，自然鬧得師生不安，桌椅不寗，甚至於影響到洪木頭的學問與品性，眞有些說不出來的「罪過」。

洪木頭的座位在第二排上，他前一排的右邊，正是「頭牌美人」之中的一位徐小姐。這一種關係，獨如我們幾何學上的一對頂角」，對頂角都該是相等的，洪木頭與徐小姐也相等，洪木頭是屬於文的，徐小姐則屬於武的；洪木頭在幾何，代數，國文，理化方面，十八般文藝件件精通，徐小姐在騎馬，脚踏車，跳舞，游泳方面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，不過徐小姐可也不能不學文，臨到考試的時候，就得向洪木頭「移樽就教」了。

爲了「移樽就教」，徐小姐老是向洪木頭飛媚眼，把自已的座位拼命挪後，洪木頭的座位則移到前面一點，如此，只要徐小姐把頭來個向左轉，洪木頭考卷上的字就印到她的媚眼裏去了。

徐小姐爲了報答洪木頭的大恩起見，當常約了他出去吃咖啡。咖啡這樣東西，據醫師的化驗，是有癮的，漸漸地，洪木頭就染上了咖啡癮，不染猶可，一染之後，洪木頭立刻活潑好動起來了，一天到晚，昏頭搭腦地跟在徐小姐背後跑。

跟着徐小姐跑，委實害苦了洪木頭。起初，洪木頭開始練習騎脚踏車，跌得一佛出去，二佛槃湼；之後，又去學跳舞，晚上在亭子間舞藝傳習所裏鬼混，半夜才回家做功課；至於騎馬，他還沒有這胆量，唯恐馬兒發起性子來，提起脚那末一蹋，洪木頭至少也得送掉半條性命，何况爲了學騎脚踏車，膝蓋上老是有白紗布裏着！

俗語說：心無二用，洪木頭既是文的，如今改行學武，自然只能棄文就武；等到他舞跳得能拖黃包車，脚踏車騎得能在無人煙馬路上兜圈子，他的成續也從九十分落到六十九分了。

能够就武，徐小姐未嘗不感到對他有點歡心，可是一旦棄文，徐小姐自然也跟着受影響，並且，洪木頭生就一付木頭坏子，任還怎樣的改造，連一絲「武腔」都沒有，依然是文質彬彬，和徐小姐擁抱在舞池裏，徐小姐等於拖着一段木頭，騎着脚踏車，連三輪車夫那點委勢都不够，這可將徐小姐氣懷了，不兗對他討馱起來。

爲了加強追求起見，這一天，徐小姐和她的女朋友去游泳，洪木頭也隨侍在側。洪木頭雖然名水，可是一見到人要跳下水去，那簡直是天大的危險然而既入此門，又怎能穿了整整齊齊的衣服站在池旁看游泳？徐小姐因他大爲尷尬，尤其是在自已朋友面前，帶着這麼一個木頭來，實在有自貶身份之玩嫌；後來想了一個主意，叫洪木頭也換上了游泳衣服，在池邊玩，不要下水，或許可以賣賣樣，遮移朋友的眼目。

徐小姐和她的女朋友下水了，洪木頭就獨自呆呆地站在池邊，他那瘦如排骨的身軀，穿上了游泳衣服，更顯得其瘦無比，再加以他從來不曾這樣赤裸裸地，益發不自然起來，搔首摸耳，那副窮態，惹人發笑。

一刻鐘之後，徐小姐和女朋友爬上跳板，站在上面向他招手，他那敢上去但是不上去又透着自已太無能謂，不但徐小姐的朋友要笑話，徐小姐也要大不快活，於是只得一壁爬一壁抖地爬上跳板，一到了跳板上，可更把洪木頭嚇得魂不附體，兩條腿軟得幾乎要支持不住身子，雖然他竭力裝作鎮靜，但是那張臉，早已泛出死灰色來了。

「洪先生，不跳下去玩玩嗎？」徐小姐的朋友反而和先他說話。

「不，不……」他直是打哆囉。

「這池子倒是挺乾淨的，而且也不深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！」

「那末一同下去吧！」說到這裏，女朋友一伸手，將他輕輕地一推，這一推可出了事，只聽得撲通一聲，接着徐小姐像被鬼捉着了一樣尖厲的叫了起來，叫得滿池子人汗毛直豎。

等到洪木頭被人救出池子，他已經暈過去，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。

實事小說

鎮江大騙子
自稱是陳誠

·英君·

在鎮江不久前發生了一件大騙案，這個騙子與在上海的王國英相差無幾，出入很闊，他頂替了陳誠將軍的名字，說是陳誠將軍的學生，現在僅屬於自已所管理的，在京滬線上便八十六個倉庫。

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準備做貪污的，一致向他接洽了，有的要求做倉庫主任，有的要求做會計，甚至做司書的也大有人在，於是各自鑽頭路，送了不少的鈔票去，總數達三千萬元以上。

那個騙子騙得了鉅額鈔票，還是不能滿足，在繼續向人詐欺時，另一方面已付款的倒有些等不住了，於是各方的盤質下，事情終於敗露了，由警察把他押到了局裏，同時在他的房間內抄得了不少的委任狀，還有關防等，足可開次展覽會。

（圖：陳誠）

一只瓷瓶送性命

·玉仙·

唐紹儀

唐紹儀之死，至今爲謎，惟唐氏之死，死於愛好古瓷，而剌客即以進古董瓷瓶爲由而下手也。

唐所藏名瓷較康有爲豐富而名貴，日常用皿，多屬名件。

渠有一康熙美人醉東方亮瓷瓶一對，割愛售於徐蒼叔氏，價爲一萬二千元，徐氏爲購此瓶，曾將房產抵押於人，蓋當時一萬餘元爲極大數目也。徐氏物故後，其妻將瓶售於日人，得價四萬元，後日人又以上轉售於美國人，得十五萬美金，合三十萬元國幣，當時美金不過值二元餘國幣耳。聞此瓶已在美國等博物院存列。但唐氏家中，現在倘有不少如此名貴之古瓷也。

小尼姑思凡
白相跳舞廳

花如錦

最近在一家中區舞場裏發現一個服飾華貴的女人，化裝時常見其偷偷摸摸，最奇怪的是據說從未見那個女人踏進理髮廳去過，頭髮却天天梳著流行的花式。

那個女人熱戀着一個年紀相仿的少年男士，然而却從未與他在外住過一夜，男士懸求能到她香閨中去坐坐，女郎吞吞吐吐如有難言之隱，氣得那位男士提出了絕交的要求。

後來經一個每天去爲她做頭髮的理髮師傳出消息，原來那是一個還俗的尼姑，頭髮是在華龍路一家專做女人假髮的店家買來的，式樣像一頂帽子，代價爲五萬元。每夜在踏進房間以後，始將頭上形似帽子的假髮脫去，則所見又回復到尼姑頭了。

結識男友
禁入香閨

無錫發現老甲魚

·非紅·

無錫是個名勝區，憑山臨水風景幽麗，惠山靈秀所鍾，人文薈萃，最近該縣青郊鄉有一漁莊，名「賽蠡園」，佔地百餘畝，是一個小型的私人花園，裏面獨多池沼，敵僞時期，主人他遷，內部也就荒蕪不堪，而池沼之內，獨多魚類，附近鄉民，在工作之餘，每往該園捕捉魚蝦，前天該園主人，派遣花匠數人，前往整理，擬復舊觀之人等正在修茸的時候，忽發現池中有一巨鱉，浮現水面，遍體黝黑，頭大如升，正在吞食一條大魚，於是料集多人，想把它捕捉起來，那知這隻老甲魚，始終浮現在水中央，於是無法捕捉後拿鳥槍開放，也僅受微傷，聽說他們將設法拿它捉起，運來上海，以供象覽，如果成爲事實，上海人又要一窩風地去參觀「老甲魚」了。

鈔票滿場飛

治花柳病以白濁最會辣手，而白濁又以優性時期最難根治，如僅注射黃色素，果乃金等，各種針藥，以及動動手術，吃吃百浪多息片，酒爾弗減錠，大建鳳等等西藥，而仍難斷根，白濁一病，乃西醫供認爲最難治之疾，與及梅毒到三期，亦認爲難治，即治亦不出打六○六，九一四，水銀劑等針藥，並認此病非短期可能治癒者，在長期治療即需長期打針，經過一年時間痊癒與否，向難斷定，且針後多反惑，發寒發熱，工作既受影響，身體亦遺剌激，吾國未有西醫以前，中方並未認白濁無法根治，查白濁一症本係最頭國纖綿難治之症，亦中西醫師最製肘施治之症，余世代研究花柳一科，宿有特殊經驗在蓉設所應診，尤爲獨擅其技，至於白濁分五淋，所謂五淋者即紅淋，黃淋，白淋，火淋，虛淋，其症並非全由妓娼傳染，凡勞動不適，房事過多，身體及弱，漏夜工作，與有騎馬騎脚踏車等皆役可患之處，初診誤深庸藥，則病漫延日程，無論漫延至任何治度，，余可負責根柳，凡久醫不癒之花來各病，經親友介紹可余處治療，陽日則治見效，短期概然根無，凡關一切險症，中不藥到病除，全用洋藥祕煉，並不纔用診貨，配劑之分量，疾病者證質之强弱，治病之輕重，因人而中毫無痛苦，醫治期，與病者工作無妨礙不洵屬神乎其技與衆應同，曾在渝淡設所許診，求治者無不贊，，，患白濁，梅毒，魚凡，下指，墜桃陽筋口痛，關節痛，，萎骨舉，陽萎早洩崩婦不月經不調，紅症，女帶調經種子等此，白短期痊癒，由可能明完全斷根。

全國中醫師公會聯合會監事
中央國醫館訓練委員會委員
中國醫藥改進會理事
考試院考選委員會考試及格中醫師

花柳名醫　涂全福　治療各病

不用刀針

時間上午十時起下午五時止
地址西藏中路遠東飯店210
由渝飛。